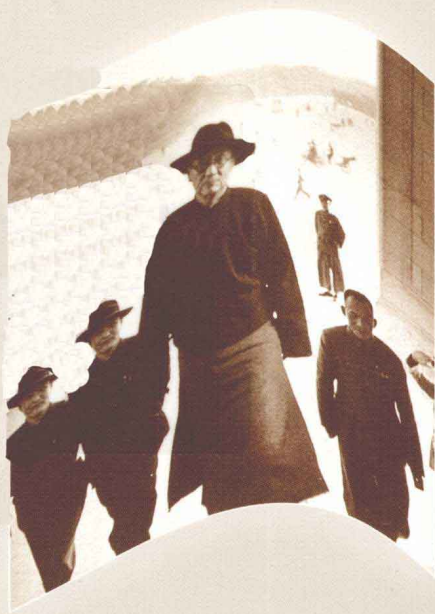


李菁 著

# 记忆的容颜

《口述》精选集二 2008~2011

在他们身上，  
历史是他们曾经  
经历的生活，  
是他们的悲欢离  
合，爱恨情仇。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记忆的容颜

《口述》精选集（一）2008～2011

李菁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忆的容颜：《口述》精选集二 2008～2011 / 李菁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8  
(三联生活周刊文丛)  
ISBN 978-7-108-03988-0

I ①往 II ①李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940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王 竞

封面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2.25

字 数 275 千字 图片 111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 序 言

潘振平

李菁的新书《记忆的容颜》就要面世了，承蒙她的信任，让我为之写几句话。作为同事和这些作品的最早读者，我想借此机会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阅读后的心得。

这本书中所收各篇文章，仍然是在《三联生活周刊》“口述”栏目陆续发表的。“口述”栏目始创于2006年，李菁担任主笔至今。2009年，她的第一本书《往事不寂寞》出版，周刊主编朱伟的序言和李菁自己的后记详细记述了栏目从创意到成型的过程。与《往事不寂寞》相比，《记忆的容颜》各文选题定位更为清晰，题材选择更为自信，结构处理更为圆熟，文字风格也更为鲜明。进步的背后当然是艰苦的付出。“口述”虽然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写出，决不意味着记述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话题的选择和谈话方向的把握，最后成文的主线、结构和素材的采用，需要大量阅读背景资料，并每每考验记述者的见识和功力。

口述资料因其亲身经历的独特性受到重视，近年来坊间此类出版物日益增多，但论者毁誉不一，聚讼纷纭，主要因为这类作品出自本人或亲属，往往有隐恶扬善的嫌疑，或因选择性记忆反而模糊了事情的真相。李菁的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口碑不错，我也听到不少历史学者包括老专家的赞许之词，究其原因，我以为是扬长避短，尽可能突出亲历亲为的特点，复原鲜为人知的言行及生活细节，而不去纠缠人物是非功过的评价。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一是再现了历史人物生存的小环境。历史人物是时代大环境的产物，以近百年为例，如民国新肇，如抗日烽火，如国共内战，不同人物作出不同选择，形成了各自极为不同的人生轨迹。同时，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地域和社会关系之中，可以称之为小环境。如家庭出身，早年所受的教育，姻亲关系，朋友和同事等等，小环境的人际关系网络，无处不在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人物的行为和言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环境只有作用于小环境，才构成了人物历史活动的背景，才能展示千姿百态的生命现象。口述史十分有助于再现历史人物活动的小环境，从而能合理地说明人物言行与时代大潮的关系，“知世”而后“论人”。

二是揭示了人物生平的某些节点。人生中总会有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或是机遇，或是挑战，影响至大至深，或为事业之起点，或为命运之转折，可以称为节点。了解人物必须明了其生命轨迹中的节点，描述人物也必须抓住这些节点。节点有显有隐，有时似大实小，有时似小实大。口述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节点”的真伪及其意义，有助于重建人物的行为逻辑。

三是在某种程度上深入到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无论是研究人物还是描写人物，精神层面的把握最为困难。人物的志向目标、思想观念以及趣味爱憎等等，需要认真挖掘史料，排比对勘，方能粗知，仓促定讞，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这方面，精彩的口述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李菁说要“警惕他们过于自我的视角”，“无论他们如何沉醉，也须冷眼相看”，表现出记述者应有的冷静和自觉。

李菁的这些文章写得十分好看，写出好看的故事，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态度，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衷心希望周刊的“口述”栏目继续保持特色，也希望李菁为我们写出更多好看的故事。

2012年5月

# 目 录

## I 序言 潘振平

### 传 奇

- 3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我的父亲阎宝航 口述：阎明光
- 23 金戈铁马已成昨  
——回忆我的大伯薛岳 口述：薛维忠
- 37 我的父亲母亲：“人民导演”与“红色间谍” 口述：蔡明
- 57 为舞台而生的人  
——我的母亲舒绣文 口述：舒兆元

### 亲 历

- 77 “共和国第一冤案”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 口述：彭树华
- 98 我的父亲与黄金运台之谜 口述：吴兴镛
- 121 1971年9月13日：一场特殊的飞行和被改变的命运  
口述：康庭梓

- 142 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口述：尤广才  
159 走过一世纪的沧桑 口述：杨之英

## 名 流

- 181 我的父亲：海上闻人杜月笙 口述：杜维善  
198 故都旧事  
——我的母亲凌叔华 口述：陈小滢  
217 我的父亲周信芳：传奇之恋与生离死别 口述：周采茨  
231 “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口述：原轶庭  
243 我的父亲周扬 口述：周艾若

## 往 事

- 261 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 口述：项苏云  
278 最后的“战犯”  
——我的父亲黄维 口述：黄慧南  
298 最后的“云南王”  
——我的父亲卢汉 口述：卢国梅  
317 我的父亲胡宗南 口述：胡为善  
329 短暂的辉煌  
——我的父亲博古 口述：秦铁

CHUANQI

传奇





# 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 ——我的父亲阎宝航

口述：阎明光

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阎宝航”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到国民党高官，直至成为中共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位特殊人物，阎宝航的一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故事却长期被遗忘于主流的历史宣传中。直到几年前以阎宝航为原型的一部电视剧热播，一段往事才渐渐清晰起来。由此也让我们看清，为了今天这个政权的诞生，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无名英雄。

阎明光是阎宝航的三女儿。1991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她创办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已年逾八旬的阎明光老人至今还在为基金会的事务四处奔波，在她看来，这是纪念父亲最好的方式。

## 从基督徒到社会名流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我父亲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大哥阎大新代替父亲接受了勋章。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尽管它迟到了半个世纪，但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却是极大的安慰。

从父亲留下的照片看，他给人的是一个宽厚儒雅、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其实父亲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

烙印。

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十二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是父亲的求知欲极强，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父亲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五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也非常赏识。



阎宝航

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六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父亲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人士。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义务教员，所以父亲与郭松龄夫妇的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复出。

1927年，在张学良的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结下深厚友情。父亲借留学之机曾去丹麦考察，我就是这期间在沈阳出生。老舍跟父亲建议说：就叫这个孩子“丹麦”吧！所以“丹麦”成了我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有大人喊我唱个丹麦歌，其实我也不会，就唱些乱七八糟的英文歌，后来大人又嫌“丹麦”麻烦，改成了“丹丹”。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在父亲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四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

## 政治之路

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引领下

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的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那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咖啡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父亲出面组织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由他出任会长，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将三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还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前往现场观看，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父亲的举动大快人心，沈阳人称父亲为“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晚，父亲在半夜里听到枪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其他几位群众领袖来到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英国领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建议他去日本领事馆交涉，于是父亲等人又来到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领事馆对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正好到关东军的驻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让他们在那儿等。父亲等人后来觉得形势不对，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并悬赏5万大洋拿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父亲乔装成牧师，由奉天迫击炮厂的英国工程师泰尔斯开车，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皇姑屯车站，然后接去北平。

日军进城时，沈阳老百姓纷纷出城避难。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大哥、二哥还有我五个孩子，她自己已有九个月身孕，一起逃到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坤光女中躲起来。当时沈阳城内风传日本人要抓阎宝航的家属，气氛十分紧张，但牧师说也无法长时期提供保护。

大姐明诗后来告诉我们，有一天半夜有人来敲门，原来是父亲的好朋友、开表店的赵世涛大爷，他猜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所以找过来。母亲担心我们一大家子跟着赵大爷走会连累赵大爷，但赵大爷非常仗义，还是坚持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皇姑屯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是要到关内逃难的流民。车厢也早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赵大

爷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这时奇迹出现了：车厢里自动让出一条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双手，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扶到车上。当时我只有两岁，没什么记忆。大姐后来回忆：中途我们这节车厢被卸下来，以减轻负载，夜半荒郊之下这节车厢的人就坐在地上等待，每当远处有火车开近的声音，坐在地上的人就举火呼救。直到最后离开沈阳的一个火车头，挂上我们这节车厢徐徐前进，才最终到了北平车站。到了之后听说前列火车中途遇到土匪抢劫，想来我们全家也是万幸。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父亲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的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复东北。到了北平，妈妈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小弟，父亲为他取名“明复”，意为早日光复东北。



担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的阎宝航（右三）与蒋介石夫妇在一起

也许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 旷世之情

张学良晚年曾对我和明复说：“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回首父亲的一生，张学良是对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亲，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父亲后来回忆：“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

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怎样对待我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四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

一晃到1991年。这一年，年逾九十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我和明复；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次转达此意。当时正好吕正操要去美国探望张学良，我便陪同他一起去了美国。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张学思脾气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惨。他又说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枪毙，今天晚上我照样睡大觉。”

张学良对我和弟弟好得不得了，我们喊他“大爷”，就像喊自己的亲人一样，完全没有生疏感。他和赵四有时打小麻将，我不会，总是输。赵四说：“明光你不用给钱了。”他马上说：“不行不行！”然后一张一张地数好，放在兜里，像个老顽童一样，很有趣。

也是在张学良的建议下，1991年，我出面成立了“阎宝航基金会”。

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而且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都有亲笔信。我想，这也是当年的“少帅”用这种方式，来铭记他们那段特殊的情谊吧。

## “阎家老店”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复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也和他们的感情特别亲近。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我们在重庆村 17 号的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我记得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 1939 年 5 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1942 年，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父亲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钱不够用，有时妈妈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一类的，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们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妇女，即便在炎热的重庆，她也坚持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紧张，但妈妈从来没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开始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褒奖阎家的仗义疏财。父亲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论：“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于是也有人称父亲“阎老佛”，“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有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弟弟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打补丁的军服，明复赶紧把妈妈喊过来。来的青年告诉妈妈，他叫周茂林，跟日本人打仗时因为日军施放毒气，他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后来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他就找上门来。说着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妈妈赶紧把他扶起来，让他洗澡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来是吉林农村的孩子，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眼睛又不好，